

刘汪
中国
中国
著

大鵬所城

—
深港六百年



· 海天出

大鹏所城

——深港六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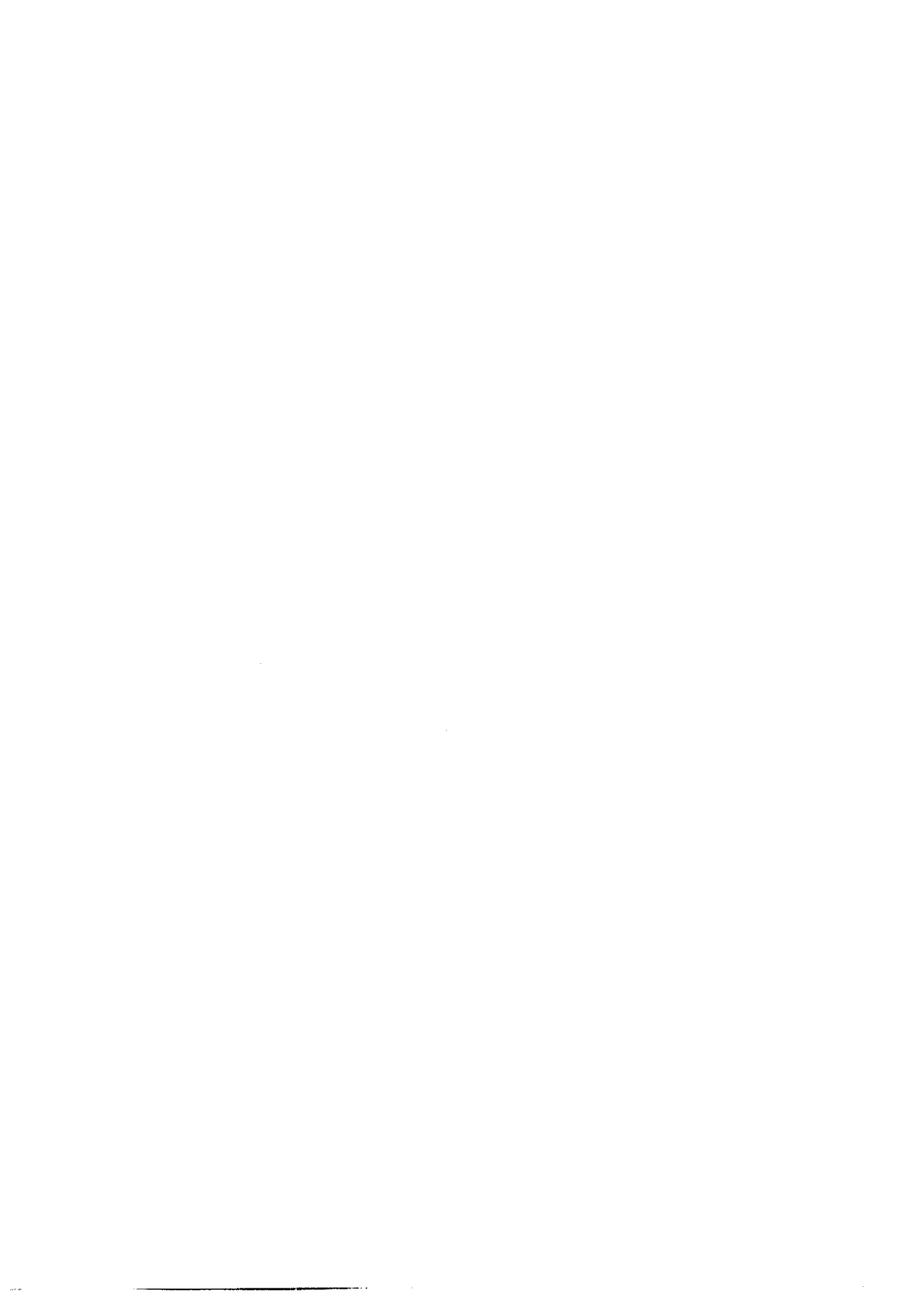
汪开国 刘中国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引 子 城市与年

一般说来，从城市的起伏跌宕中，我们大体可以把握住人类文明的命脉。我们觉得，由“大鹏所城”而“鹏城”，不仅仅是地名沿革时简单的约定俗成，也不应该是暴发户造家谱式的欺世愚人。恰恰相反，维系“大鹏所城”、“鹏城”深圳和“东方明珠”的，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一般说来，从城市的起伏跌宕中，我们大体可以把握住人类文明的命脉：当城市携带着刀剑、宗教建筑和文字，首次出现在欧亚大陆之际，人类跨进了文明之门；当君士坦丁堡壮观的城墙轰然坍塌，黑暗的中世纪遂告终结，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冉冉升起。

在检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时，人们不会忽略那些已经废墟的城市，但也只能透过残垣断壁甚或几块残砖烂瓦，构想那份业已没落的辉煌。

城市对于土地，犹如灿烂的星斗对于广袤的大地一样重要，她使泥土从混沌状中醒来，她使人们结成一体。

一座城市的兴衰荣辱，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史。

一座城市便是一个丰润圆满的生命。

即便随着岁月的流逝，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外壳消融了，但是城市的内核永存，城市的精灵决不会被雨打风吹去。古巴比伦消逝了，庞贝城被深埋在火山爆发后的灰烬中，但我们不时能够听到她们沉重的叹息声。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城市，刚刚在版图上留下一个不显眼的标志，就出人意料地消逝了，像一颗划过夜空的彗星！没有留下一块碑碣，没有丝毫的文字记载，甚至没有留下一两则无关紧要的传说。斜阳秋树，枯藤飞鸦，世纪

风呼啸而过；天地悠悠，日月匆匆，历史钟铿锵作响——焉能不使后来者心中摇摇、黯然神伤？但是，这些业已消逝的城池却留下丰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我们留连忘返，破译封存在废墟中的密码。

也有那么一些古老的城市，咬紧牙关和时间抗衡，虽然明知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复还，自己终究逃脱不了命定的厄运，她却像一株怆怆然即将扑地的老树，硬是拼着老命从根部抽一茎嫩芽，证明生命的永恒。

深圳市简称“鹏城”。这简称大概像“蓉城”、“花城”一样不足为奇吧？所以我们压根就没有过深究的意思。当我们从万里雪飘的北国，一步步走近深圳，才发现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有一座筑于明代的“大鹏所城”！这一“发现”，除了证明我们先前对这块土地的孤陋寡闻外，再也说明不了什么。

然而，这迟来的发现却又使我们惊讶不已，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地名的沿革有众多因素，我们觉得，由“大鹏所城”而“鹏城”深圳，不仅仅是简单的约定俗成，也不应该是暴发户造家谱式的欺世愚人。恰恰相反，维系“大鹏所城”、“鹏城”深圳和“东方明珠”的，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就这样，我们不是像观光客那样，拍张照片，扭头就走，而是稳稳地站住了，在大鹏所城盘桓，无言以对。

大鹏所城，砌以砖石。多少次又多少回，我们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又一圈，那一块块厚实的方砖，像是一张张咬紧的嘴唇，缄默着一个秘密，不肯诉说。

我们开始寻找这座城市的历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怀着一腔颇为复杂的情愫，浸泡在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里，企望为这座残破的城市，为深港这块咸涩海风吹拂过的红土地，勾画出一幅绵延 600 年的历史画

卷，描述这块土地上的荣光与耻辱、衰落与复兴！

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遥远的过往岁月，投向秦皇汉武，投向西晋末年的“流民”迁徙——西晋末年以降，战争与饥谨导致了中原士族的三次大规模迁徙，“汝水之东，颍水之西，淮水之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之居地”。

离开世代生息的故土，是走向“开放”的第一步，这也是步履艰难的第一步。祖宗的牌位虽然还重重地压在肩上，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变得日益开阔遥远，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开始和异域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发生冲突、融和或磨合，进而形成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化，凝聚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漫长的迁徙，凝结了客家人开发图存、刻苦耐劳的拓荒意识和团结互济、爱国爱乡的内聚力量。中原文明之火一旦和百越文明的星星之火接触，就开始在这块红土地上熊熊燃烧。

公元1275年5月，马可·波罗完成了横贯欧亚的旅行。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先是使马可·波罗成为笑柄，连莎士比亚在剧作中都忘不了把他嘲弄一通！但是，这本书不久就震动了欧洲，欧洲人开始对游记中描述的东方的富庶昌盛大为倾倒，哥伦布、伽马、麦哲伦、贝图达先后乘风破浪，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旅行家、探险家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帮眼冒绿光的亡命之徒。

就在旅行家、探险家和殖民者到来之前，朱元璋已于1381年（洪武十四年）8月辛巳，在现在的深港地区设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东莞守御千户所，隶属南海卫管辖。

倭寇侵扰岭南海疆早在明初就发生了。据《筹海图编》可知，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倭寇侵扰惠州、潮州等州县。

朱元璋于这年3月遣行人杨载诏谕日本国王，诘责倭人入寇之事：“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元廷曾分别于1274年、1281年两度遣水师征战日本，但是，雷霆波涛，舟师尽覆。这就使得日本国王良怀有充分的胆量，对朱元璋的“诏谕”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与“纵民为盗”有时是同义词。日本国王对“诏谕”或“倭寇”的置之不理，客观上鼓舞了倭人侵扰我海疆的贼心。明朝初年以降，广东沿海一带倭患成灾，大鹏所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建造的。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在大鹏半岛埋下一块砖头，不多久，大鹏岭下就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大鹏城。从那时起，大鹏所城一直是明、清两代岭南海防军事的重要基地。康熙年间靳文谟编撰的《新安县志》称：“沿海所城，大鹏为最”。起初，城内驻军500人，开发海疆，屯田卫国，于城东龙头山下辟演武场——俗称东教场；1664年（康熙三年），增设500官兵，改城守守备为“中军守备”，统率全营布防，于大鹏所城东南海滨又开辟了一个演武场——西教场。

倭寇频犯海疆。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成立备倭军事机构（那应该是最早的抗日御寇司令部吧！）。此后，沿海各地均成立了“备倭总兵署”、“备倭把总署”等地方性抗日机构。深港地区的“备倭总兵署”设置在南头城东南隅，1510年（正德五年）由总兵王德化督建，大鹏、东莞两守御所也分别设有“备倭把总署”。

东洋人自东徂西，西洋人自西徂东。他们不约而同地覬觐

上了我们这个富庶的文明古国，觊觎上了岭南。

由一帮亡命之徒组成的殖民者把脑袋挂在裤带上，为了获得黄金和爵位，他们都有一腔“视死如归”的流氓精神。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殖民者首次闯入深港地区。1516年，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铨率领大鹏所城、东莞所城官兵击败葡萄牙人，那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抗击欧洲殖民者。

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安特拉特和使者佩雷斯率舰队闯入广州，“铙声如雷，以进贡为名”。这次的所谓“使节”，实则是葡萄牙人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武装示威。

从此，岭南沿海一带，便进入了新一轮骚扰不安时期。

嘉靖以后，大鹏所城武备废弛，兵员锐减。觊觎已久的倭寇，遂于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乘隙入侵。守城将士寡不敌众，退守城中。倭寇围城月余，幸得寓居大鹏所城的名流康寿柏组织城中百姓，协同官兵御敌，击溃了来势凶猛的倭寇。

为了保卫这块世代相传的红土地，大鹏所城的将士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曾经有过多少次浴血奋战？有过多少次悲烈慷慨的流血牺牲？

无论风也罢雨也罢，大鹏所城一经建成，从此就与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像一座桥头堡，稳稳地坐落在大鹏半岛。

我们曾经游览过一些历史名城，几乎所有的古城都有结实的城墙和深浅不一的护城濠。城墙包围着大小不一的城市，护城濠划定它的范围，既给城市提供保护，也标志着城市的边界，把城市关在一个界限分明的正方形里，使之自成天地。危难时机，城墙无疑是最后一道防御工事；太平年月，它则成了监视市民的绝佳设施。

大鹏所城现存平面仍保持着明代的方形布局，壮观的城墙由麻石、青砖砌成，墙基宽4至5米，墙宽2米、高6米，东西城垣各近300米，南垣约260米，北垣为360米，现东北段还保留着300多米残留三合土夯土层（残高约3-4米），护城濠至今依稀可见。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每个门上当初都有一座城楼、两座敌楼、四个警铺，城墙上设有654个雉堞，还辟有马道。这样一座城市，说她“固若金汤”丝毫也不过分。

但是世界在变。这种变化，套句时髦话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从马可·波罗的欧亚大陆旅行结束后，中国的大门便轰隆一声关上了。欧洲人在关闭的大门外不耐烦地徘徊了四个世纪之久，贸易所引起的对财富的普遍追逐，终于使他们操起家伙敲门了。

这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乾隆爷躺在龙床上，陶醉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丝毫不知道有个英吉利，不知道这个“蕞尔岛国”发生的工业革命。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向北京派出了特使马夏尔尼勋爵，他带来大批珠宝珍玩，企望通商。

1793年9月14日，“十全老人”在他的行宫接受英使团觐见，还以为英夷来朝称臣入贡呢！直到马夏尔尼讲明此行的意图，乾隆皇帝才知道他们心存诸多奢望——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没过多久，乾隆爷降下一道圣旨——

谕尔英吉利国使臣马夏尔尼：

尔英吉利国地在海外，与天朝相去甚远。尔国国王以仰慕天朝文化之故，命汝赍运表章方物到京进贡。朕披阅表章见其情词恭顺，除将所呈贡物分别赏收及准汝瞻觐外，复以文绮珍玩等物赐汝……兹据大

臣等转奏，尔意中尚拟恳朕再降一谕，说明天朝不能允准尔前此所请各节之故。尔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当知尔所请各节实有碍于天朝体制，不能照准，即朕虽有允准之心，亦不能改变祖宗成法……

我们今天读这份“圣旨”，是应该哭泣还是应该笑骂呢？抑或是哭不得笑不得骂不得呢？不妨这样设想吧：如果当时两个文明鼎盛的国家增多接触，加强了解，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世界会不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呢？这种可能性未尝不存在。

但是，在历史进程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如果”二字。

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城市，一旦错过发展的大好机遇，只能向隅落泪了，它的旧躯壳保存得越是完整如初，越有可能被彻底掏空。一场罕见的飓风终于毁坏了大鹏所城的四座城楼，飓风过后，城里建筑也日渐朽烂，虽经各任县令捐助修补，终因年深日久，城楼、城墙、马道和垛子日就倾圮。那场飓风抑或是神的暗示？人们修修补补的热情似乎也越来越低落了，1812年6月（嘉庆十七年），知县李维掄“会营勘估，捐廉兴修”，未能完成；知县章予之续修，亦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大鹏所城抵御了倭寇的一次次骚扰，抗击过葡萄牙殖民者的武装入侵。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天朝帝国”50年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爆发了！大鹏所城的将士们虽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仍然挡不住潮水般涌来的“红毛番”。

对于殖民者的行径，清廷也不是没有防患于未然，乾、嘉年间，就在深港沿海地区增设了更多的汛营与炮台。现在香港的新界地域，当时隶属新安营管辖，设有屯门、大埔头、九龙

墩台和辋井营盘。

1811年（嘉庆十六年），九龙墩台拨归大鹏营管辖，其他各台均改为汛房；道光初年，又在香港地区设立汛营，派驻官兵，分别由大鹏营、新安营管辖，九龙及沿岸海域均属大鹏营守备辖管。

毒品走私是件令当今世界国际刑警组织头痛的大事，但在18、19世纪，“约翰牛”却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毒枭”。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已有1000多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年），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及至鸦片战争前几年，鸦片的每年输入量高达40000多箱……上及各级官员，下至庶民兵丁，吸食鸦片成瘾。

鸦片戕害了国民体质，导致了白银大量外流，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在禁烟派的强烈要求下，道光皇帝下决心禁止鸦片。1838年（道光十八年）11月15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后者开启钦差关防，焚香九拜，直奔广东。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英、美商人交出的2万多箱鸦片（约230多万斤），在虎门当众销毁。

“毒枭”当然不会善甘罢休，而是蓄意挑衅。1839年9月4日，泊于九龙洋面上的英舰，以索食为名，突向中国师船开炮，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等奋勇抵御，大挫敌锋。九龙洋面上的这场炮战，实则是已经打响了鸦片战争的第一炮；不久又有穿鼻洋海战、尖沙嘴海战。

战争迫在眉睫，大鹏所城的战略地位显得异常突出。1840年，林则徐在一封奏札里就说：“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洋面，延袤四百余里，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除大鹏营现议更改营

制，所需添造快船，建立衙署，及制备新兵器械，另摺请在此款动支外，核其成数，尚足以敷动拨发前项炮台工料之需……”

不多久，林则徐又奏请大鹏营改为大鹏协，“大鹏营现居紧要，筹议改设副将，并添拨兵船……应将大鹏改营为协，拨驻副将大员，统带督率，与香山协声势相埒，控制方为得力。应将澄海协副将改为大鹏协副将，移驻大鹏，所辖扼要之九龙山地方，居中高度，其澄海协之都司，改为大鹏协副将中军都司，兼管左营事务，驻扎大鹏所城。并于大鹏左营，添设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外二员，步战守兵连新添外委额外名粮共 291 名；大鹏右营，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额外二员，步战守兵连新添外委额外名粮，共 209 名。以把总一员驻防九龙炮台，将原驻九龙炮台之千总一员，移防左营尖沙嘴炮台……至澄海地方，应将澄海协改为澄海营，即将大鹏参将移驻，作为澄海营参将……”

1840 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败绩。翌年，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港岛割让与英国。

这场战争后，清廷为增强防御，遂建筑九龙寨城，由大鹏协水师副将驻守，统辖该协左营（守备驻东涌寨城）及右营（游击驻大鹏所城），大鹏协水师副将驻扎九龙寨城，辖管沿岸东部各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又依仗武力割占九龙。1860 年 3 月，侵华陆军司令灵顿到达香港后不久，就派遣军队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一带。

1861 年 1 月 19 日，驻港英军各兵种 2000 多名官兵渡海前往九龙参加“占领”仪式。新安县令、大鹏协副将、九龙司巡

检和九龙寨城一名军官共4名清廷官员也被迫前往。“占领者”把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塞给清朝官员，让后者再把纸袋交给他，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

在祖国神圣的土地上，侵略者用这种仪式炫耀他们割占中国领土的胜利！脑后拖着长辫子的大鹏协副将呵！九龙寨城的官员呵！此时此刻，你们该是怎样的心情！？

“占领”、“割让”、“租借”，远没有就此结束。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英国利用这一时机，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岛屿，即后来所谓的“新界”。至此，英国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宝安县辖下的1063.92平方公里土地，成了英国殖民者的“乐园”！

驻扎在九龙寨城的大鹏协副将和官兵，被迫撤离。

大鹏城上的龙旗，在海风中缓缓地抖动，深圳河那一边飘着“米字旗”。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大鹏所城因为无人修葺，日渐趋于废圯。

但是，大鹏所城并没有从此就变得飘忽朦胧，无足轻重；深港地区这块红土地并没有从此变得湮灭沉寂，即使在20世纪的前叶，也有几道烁目的闪电照彻夜空，把筑造在大鹏半岛上的这座饱经沧桑的古代城池，轰隆隆地推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

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靠近大鹏湾畔的三洲田，领导和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庚子起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正如1904年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所说：“全国民主革命已熟，如千九百年广东惠州之举事（三洲田起义），千九百二年广州之暗潮，

是影响皆不细。”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深圳、广州相继沦陷。兽蹄踏上深圳这块红土地时，他们会记起朱元璋当年诏谕倭王“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么？他们知道南头城、大鹏所城早在明代就设有“备倭总兵署”、“备倭把总署”么？

“太阳旗”插上了大鹏半岛。大鹏半岛上的农民操起大刀，向着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同年12月，叶挺将军被委任为东江游击总指挥，联合各路抗日武装力量保家卫国，开始在沦陷区播下复仇的火种。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邹韬奋、茅盾、乔冠华、夏衍、胡绳、千家驹、范长江等著名人士，先后被迫流亡香港，香港一度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活动中心。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总督于1941年12月8日，正式向日军投降。侵略军扯下港督府上“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一边擦着战刀上的血污，一边哼着《拔刀曲》，开始逮捕云集香港的我国民主人士。

从1942年1月上旬到2月底，在东江游击队抢救护送下，脱离了香港九龙日军监视的文化界人士和进步民主人士，多达800余人。此外，还抢救了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港官员以及美国人赖特上校等英美7国89名国际友人。

香港大营救是东纵的一次壮举。深圳这块红土地接纳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和国际友人。胡绳踏上安全地带后曾作七言绝句一首，抒发了国破家亡之际复杂的感情——

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

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

距大鹏所城不远处的葵涌镇土洋村，原为意大利天主教堂所在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父撤离。1944年至1946年6月期间，这里成了东江纵队司令部和广东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大鹏所城龙头山下的东山寺，则成了东纵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抗大第七分校）。

强寇横行，国运维艰。东纵健儿铆在这块红土地上，那一副副钢铁铸就的骨骼，日后化为一座座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上，镌刻着烈士的英名。

纪念碑是先烈向一个崇高境界飞升的足迹。

纪念碑是先烈留在后来者心中不灭的记忆。

1946年6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东纵战士由大鹏半岛上的沙鱼涌乘海轮北撤山东，“此去应知无多久，回戈南天再争雄”！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鸽群在晴蓝的云空里荡漾，我们驻足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上那通朴素的铭文，早已镌刻在我们心中，镌刻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坎上。

我们走近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步步走近：虎门销烟的浮雕，使我们想到自己生活的祖国南疆，想到大鹏所城，想到鹏城深圳，想到“东方明珠”香港……我们不禁感慨万端，思绪随着鸽哨纷纷扬扬——

初来深圳时，我们曾到沙头角镇的中英街游览。中英街原名“鸬鹚径”，原是从梧桐山上流下的小河及河边小道，后来河流改道，居民就把它垦为耕地。1898年，英国殖民者“租借”新界，租期99年，这里被立为“边界”，这条长约250

米，宽约3、4米的小街上，竖起8块界碑。仅以3号界碑为例，中方一面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央地界第三号”；英方一面则刻着蟹形文字：“ANGLOCHINESEBOUNDARY, 1898, NO.3”。

界碑竖在街中央，既挡路又碍事，我们就曾看见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撞到一块界碑上，她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路中央钉块大石头呀？咱们的街上就不是这样！”妈妈蹲下来，拍打着女儿衣裙上的灰尘，指着石头上的中英文字，轻声细语地给她讲些什么，小女孩抬起头，瞪了一眼“边界”；“边界”那一边，站着一排“日不落帝国”的巡警。临走前她噘着小嘴，“我要把它拔掉！”说完踢了一脚拦路石。

我们想告诉小姑娘：孩子，界碑碰疼了你，但是别把界碑拔掉，即使香港回归祖国，也别“拔掉”界碑，它不仅钉在中英街上，也钉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大鹏镇咸头岭新石器沙丘遗址是目前珠江口沿岸同类型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出土文物中仅石器就有188件。摩挲着这些石斧、石锛、石刀、石凿、石钻、石杵，我们对那一群群面目模糊的先人感念不已。但是，中英街上的这几块石头，却足以使一个民族的血燃到沸点，而且世代地燃烧下去！

大鹏湾对面就是香港，英国殖民者在那里盘踞了100多年，至今不肯作爽然离去的准备。老一辈殖民者的尸灰早已运回英伦三岛或者埋在深港地区的海域和土地上，子孙辈阅读他们发黄的回忆录时，会知道一水之隔有座使他们的祖辈望而生畏的大鹏所城。尽管这座昔日的桥头堡已经废圯得不成样子了，它依然牢牢地楔在那里，像一枚拔不去的铁钉。